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一卷 葛嶺仙跡

西湖，環繞皆山也。而山之蜿蜒起伏，可客人之散步而前後觀覽者，則嶺也。嶺之列在南北兩峰，與左右諸山者，皆無足稱。縱有可稱，亦不過稱其形勢。稱其隅位而已，並未聞有著其姓者。獨保叔塔而西一帶，乃謂之葛嶺。此何說也？蓋嘗考之。此嶺在晉時，曾有一異人葛洪，在此嶺上修煉成仙，一時人傑地靈，故人之姓，即冒而為嶺之姓也。 你道這葛洪是誰？他號稚川，原是金陵句容人。在三國時，從左慈學道，得九丹金液仙經，白日衝舉的仙公葛玄，就是他之祖也。仙公昇天之日，曾將上清三洞、靈寶中盟諸品經篆一通，授與弟子鄭思遠，囑以吾家門子孫。若有可傳者，萬勿秘。故此葛洪出身，原自不凡。但父母早亡，其家甚貧。卻喜他生來的性情恬淡，於世間的種種嗜慾皆不深戀，獨愛的是讀書向道。卻又苦於無書可讀，只得到山中去伐了些柴薪，挑到市上去賣，賣了銀錢，就買些紙筆回來，借人家的書來抄讀。且抄且讀，不畏寒暑，如此□數年，竟成了一個大儒。

有人勸他道：「兄之學業，亦可謂成矣，若肯出而求仕，便不憂貧賤了。」葛洪答道：「讀書為明理耳，豈謂功名貧賤哉？」勸者道：「功名可謝，而貧賤難處。今兄壯年，只因貧賤，尚未授室，設非出仕，則妻子何來？」葛洪笑道：「梁鴻得孟光為妻，未聞出仕。即欲出仕，亦自有時，何待人求？」勸者不能答而去。

葛洪學問既高，寄情又遠，故於閒居，惟杜門卻掃，絕不妄交一人。有興時，但遨遊山水以自適。一日，在青黛山數株長松之下，一塊白石上箕踞而坐，靜玩那滿山的蒼翠之色，以為生於山中，卻又不緊貼於山，以為浮於山外，卻去山遠了則此色又不復有，因而感悟道：「孟夫子所言『晬於面，盎於背』，正是此種道理，此山之所以稱壽也。」正在沉吟注想，不期此日，恰有個南海的太守，姓鮑，名玄，同了許多門客，也到青黛山來遊玩，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，酒酣之際，各各散步。鮑玄偶攜了一個相士，正游到葛洪的坐處來忽見葛洪坐在石上，昂昂藏藏，丰神飄逸，不覺驚訝，因指謂相士道：「你看此人，體態悠然，自應富貴，何如此青年，甘居泉石？」相上因定睛看了一看，道：「這少年富貴固有，然富貴還只有限，更有一件大過人處，老先生可曾看出？」鮑玄道：「富貴之外，則不知也。」相士道：「你看他鬚眉秀異，清氣逼人，兩眼灼灼有光，而昂藏矯健如野鶴，此殆神仙中人。」

鮑玄聽了，尚不盡信，因走上前，對著葛洪拱一拱手，道：「長兄請了。」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，低著頭細細理會，忽聽得有人與他拱手；忙回過頭來看時，卻見是一個老先輩模樣，只得立起身來，深深打一恭，道：「晚輩貪看山色，不識台駕到此，失於趨避，不勝有罪。」鮑玄見他謙謙有禮，愈加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我看長兄神情英發，當馳騁於仕路中，為何有閒工夫尋山問水，做此寂寞之事？」葛洪答道：「嘗聞賢人君子之涉世，即居仕路中吐握風雲，亦宜有山水之雅度，如老先生今日是也。何況晚輩正在貧賤時，去仕路尚遠，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氣，以涵養性。」鮑玄聽了大喜道：「長兄不獨形貌超凡，而議論高妙又迥出乎尋常之外，真高士也，可敬，可羨。」因而問姓。葛洪道：「尚不曾拜識山門，晚生小子安敢妄通。」鮑玄道：「我學生南海郡守鮑玄也，過時陳人，何足掛齒。」葛洪忙又打一恭，道：「泰山北斗，果是不虛。晚生葛洪，孤寒下士，何幸得瞻紫氣。」鮑玄聽了，道：「這等說是葛兄了。但不知仙鄉何處？」葛洪道：「祖籍金陵句容。」鮑玄道：「聞句容縣，三國時，有一位白日飛升的仙人，道號葛孝先者，兄既與之同姓，定知其來歷矣。」葛洪又打一恭，道：「此即晚生之祖也。自愧不肖，尚墜落凡胎，言之實可羞恥。」鮑玄聽了又不覺大喜，因顧謂相士道：「祖孫一氣，吾兄言神仙中人，殆不誣矣。」相士笑答道：「非子言不誣，實相理不誣也；非相理不誣，實天地間陰陽之氣不誣也。」葛洪見二人說話有因，因而問故。鮑玄遂將前看他所論之言，又細細說了一遍。葛洪此時聽了，雖謙謝不遑，然胸中早已落了一個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。

葛洪見鮑太守賓客紛紛，恐他有正事，說罷，遂要辭別而回。鮑玄執手不捨，再三問明了居址之地，方容他別去。正是：

謾道知音今古稀，只須一語便投機。

況乎語語皆如意，怎不身心一片依。

你道鮑玄為何這等喜愛葛洪？原來他有一個女兒，名喚潛光小姐，最所鍾愛，尚未得佳婿。今見葛洪少年，瀟灑出塵，又有才思，甚是注意。到次日，就托相士為媒，來與葛洪道達鮑太守之意。葛洪惟以處貧，再三辭謝，當不得鮑太守情意諄諄，遂一言之下，結成了秦晉姻盟。又過不多時，竟和諧了琴瑟之好，夫妻甚是相得。

自此，鮑玄與葛洪在翁婿之間，便時相過從。原來鮑玄最好的是外丹，並內養之術。因見葛洪出自神仙之裔，便盡將所得的丹術。朝夕與葛洪講究，指望他有些家傳。葛洪因說道：「小婿聞修仙一道，要在各人自煉，雖有家學，亦不過是些平常導引之法，只好保養氣血，為延年計耳。至于飛升衝舉之事，想來定須大丹。」鮑玄聽了，深以為然，遂留心訪求大丹之術。

那時是晉成帝咸和初，司徒王導欲召葛洪補州主簿，以便選為散騎常侍，領大著作。葛洪固辭不就。後因東南一帶反了無數山賊，朝廷敕令都督顧秘統領大兵往討之。這顧秘與鮑玄原是舊交，臨行來辭，鮑玄因開筵款留，坐中命葛洪相陪。顧秘見葛洪器宇軒豁，問出一言，頗有深意，度其有才，因問他道：「目今東南一帶，山賊作亂，相連相結，將有千里。本督奉命往討，不知還該作何方略。葛兄多才，當有以教我。」葛洪道：「草野下士，焉知方略。但思賊本民也，洶洶而起者，不過迫於饑寒。有司不知存恤，復以催科酷虐之，使其不能生，便不畏死而作亂，實非有爭奪割據之大志。況一時烏合，未知紀律，恩詔並寬恤之令一下，則頃刻解散矣。若欲示威，鋌而走險，則天下事不可知矣。望老大人為天地惜生，為朝廷惜福。」顧秘聽了，不覺喜動顏色，因對鮑玄道：「今婿稚川兄不獨才高，而察覽賊情，直如燃犀觀火，而解散謀猷，竟是仁心義舉。杯酒片言，本督領教多矣。軍旅危務，本不當煩讀高賢，但思兵機叵測，倘一時有變，本督自知魯鈍，恐不能速應。一著稍差，豈不喪師辱國。意欲暫屈高賢，帷幄共事，設有所疑，便於領教，使東南賴以安靜，或亦仁人所願。望葛兄慨允。」葛洪因辭謝道：「芻蕘上獻，不過備大人之一彩。若借此臨戎，小知大受，鮮不誤事，烏乎敢也。」顧秘道：「一長便可奏效，何況全才。本督意已決矣，萬望勿辭。」隨命軍中取了一道縣尉的敕書，填了葛洪名字，並縣尉的衣冠送上，道：「暫以此相屈，尋當上請，自別有恩命。」葛洪還要推辭，鮑玄因從旁勸說道：「幼而學，壯而行，丈夫之志也。賢婿雖別有高懷，然積功累行，不出貧寒，則功名二字，亦人生所不可少。況知已難逢，今既蒙顧老督台汲汲垂青，實賢婿知己也。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，使東南萬姓死而忽生，擾而忽定，豈不於徒抱之仁心，更加一快乎？至於事後之功名，存之棄之，則無不可。當此之際，何必饑而不食，渴而不飲，虛費此耕鑿之功哉。」顧秘聽了大喜道：「鮑老先生之言甚善，葛兄不可不聽。」葛洪見交相勸勉，知義不可辭，方才受了敕書，穿了冠帶，先拜謝了聖恩，又拜謝了主帥，然後入內，拜別了岳父岳母並妻子，竟隨了顧都督，領著三軍而去。正是：

莫認丹成便可仙，積功累行實為先。

若徒硜守不為善，那得丹成上九天。

顧督師兵尚未到東南之界，葛洪早獻計道：「賊巢廣遠，難於遍剿，利在招降，固矣。但思招降亦不容易，必使其心又感又畏，方才貼服。今欲其感，須用大恩結之；再欲其畏，必須大威震之。大恩不過一紙，大威必須百萬。今元帥所擁有限，何以使其必畏？」顧秘道：「如此卻將奈何？」葛洪道：「洪聞先聲最能動眾。元帥可先發檄文於東南各府州縣，虛檄其每府發兵若干、糧草若干，每州縣發兵若干、糧草若干；某兵就使當守何險，某兵乘勢當攻何寨；獲一首級，當作何賞；破一營寨，當進何爵；候本督府百萬大兵到日，一同進剿。烈烈轟轟，喧傳四境。卻暗戒各府州縣不必實具兵馬，但多備旗鼓火炮，虛張殺伐之勢，使賊人聞之，自然驚懼。然後命洪率一旅，宣揚聖恩，沿路招而安之，定自畏威而感服矣。」顧督師稱其妙算，一一依計而行。不數日之間，各府州縣俱紛紛傳說大兵到了，有旨檄兵進剿，皆設旌旗、火炮、糧草，以為從剿之用。眾山賊聞知，莫不驚懼。強梁者尚思

擁眾憑險，以圖僥倖，柔弱者早已悔之無及。過不得一兩日，忽又聞得恩詔到了，沿途都寫帖詔旨道：

萬物皆自傾自覆，而天地之栽培不息。凡我黎民，偶以饑寒而為賊誘者，朕甚憫之。若能悔過自新，可速納兵戈於各府州縣，仍各回鄉里安生，便曲赦其罪，蠲免其積欠錢糧，有司不得重徵再問。若果係饑寒，事平後量加優恤。有能誅獲賊首來獻者，賞千金，封萬戶。若執迷不悟，大兵到日，盡成齏粉，其無悔？

眾賊見詔書寫得明明白白，又且懇切，皆大喜道：「吾屬有生路矣。」

遂各人將所執的刀槍弓箭，盡交納到各府州縣來，竟一哄分頭散去。各府州縣轉取他所納的兵器，擺列在城頭之上，要害之所，以為助剿之需。賊首見此光景，無計可施，欲要擁眾，而眾已散了八九；欲要據險，而勢孤力寡，如何能據，只得尋思要走。早有幾個貼身賊將，打聽得有賞千金、封萬戶的詔書，便你思量生縛了去請賞，我思量斬了首級去獻功。你爭我奪，竟將賊首斷成肉醬，而不可獻矣。賊首既死，而餘黨便東西逃散，那裡還有蹤跡。及顧都督的兵到境上，而東南一帶已是太平世界，竟無處勞一兵一將、一矢一炮矣。顧都督大喜道：「此皆葛縣尉之功也。」遂細細的表奏朝廷，請加重賞。朝廷見兵不血刃，而四境掃清，甚嘉其功，因賜爵為關內侯。詔命到日，眾皆稱賀。葛洪獨苦辭道：「洪本一書生，蒙元帥提攜，得備顧問。即今山賊之平，非元帥大兵，赫赫加臨，誰肯信一言，而遽解散耶？此皆元帥虎威所致，元帥乃謙虛不自有，而盡歸功於洪，復蒙聖主賜以上爵。洪自惟草茅下士，何以當此？萬望元帥代為辭免。」顧秘道：「解散之功且無論，即大兵之威，亦賢侯檄府縣虛應之所揚也，豈盡在本督？賢侯有功而不受職，朝廷不疑賢侯為薄名器，則疑賢侯為矯情。辭之何難？然揆之於義，似乎不可。」葛洪聽了，甚是躊躇。

原來葛洪本念不甚重在功名，惟深注於修煉。平素與鮑玄講究，知修煉以得丹砂為重，而丹砂惟交趾最良，今見辭功名不去，遂轉一念道：「洪本書生，不諳朝廷典禮，幾於獲罪。今蒙元帥訓教，辭爵既於義不可，但士各有志，才各有宜，今洪欲謹辭侯爵，別乞一命。總是朝廷臣子，不識可乎？」顧秘道：「既有所受，則不為矯情矣。但不知賢侯欲求何地？」葛洪道：「乞勾漏一令，平生之願足矣。」顧秘道：「勾漏，下邑也，賢侯何願於此？」葛洪道：「此洪素志也，望元帥周全。」顧秘許諾，果為他婉婉轉轉上了一本。不日倒下旨來道：葛洪既奏大功，勾漏一令，何足以償。既稱其有素志，著即赴任。侯爵雖不拜，可掛為虛銜，以示朝廷優待功臣之典。

葛洪拜謝了聖恩，又拜謝了顧都督，方才奉旨還家，與岳翁鮑玄將願乞勾漏令，要求丹砂之事細細說明，鮑玄大喜。不久別了岳翁，攜了妻子潛光小姐，上任而去。正是：

一官遠走天涯，名不高來利不加。

若問何求並何願，誰知素志在丹砂。

果然勾漏是一小縣，葛洪到任即薄賦減刑，寬謫息訟。不消兩月，治得一清如水，真是民無凍餒，官有餘閒。故葛洪在衙無事，聞知羅浮名勝，遂常常去遊覽，欲以山水之理，去參悟那性命之學。見那山水，到了春夏之時，則草木榮茂，到了秋冬之際，則草木衰落，因悟道：「此豈山水有盛衰，蓋氣有盛衰也。」偶看到梅花盛開之時，見開者開，落者落，因又悟道：「此亦非梅有開落，亦氣有盛衰，故梅當其盛而開，緣其衰而落也。」因而自悟道：「萬物皆在氣中，豈人獨能出於氣外？少壯者，受生之氣正盛也；老耄者，受生之氣已竭矣。若欲長生，必須令此氣常壯，不至於衰竭則可也。此《丹經》所以貴乎養氣也。」由是朝夕之間，惟以養氣為事，初惟靜養；繼用調息；繼而閉其口，使氣惟從鼻息中出納；繼而長收短放；繼而吐故納新，又直收入丹田；繼而直貫至尾閭，又直貫至夾脊，漸漸有個貫頂之意，行之既久，只覺滿腹中的精神充足，滿身上的氣血流通，□分快活。因暗想道：

「吾自身中原有大樂，反不去料理，為何轉在塵世中戀此雞肋？」此時在勾漏作令，已滿了三載，因而解了印綬，納於上司，竟告病謝事而去。不日到了故鄉，拜見鮑玄，道：「小婿為吏三年，真是兩袖清風，惟有丹砂一筐，奉上泰山，聊以佐外丹之一用。」鮑玄笑受道：「得此，則黃白有種，無藉於世矣。」自此之後，翁婿二人，杜門不出，不是養氣，就是煉丹。不數月之間，外丹已成，不但資生，兼之濟世。然而細細一思，卻於性命無益，故葛洪全不在意。雖不在意，而葛洪修煉之名，早已傳播四方。

有一個淮南王劉安，原是漢朝子孫，朝代雖更，他卻保全未失。他為人最好的是修煉外丹，只因未得真訣，往往為之而不就。他心不能死，尚苦苦的訪求高人異士。今聞得葛洪之名，遂著人用厚聘，再三來敦請一會。葛洪初辭了一兩遍，後見他殷殷不倦，轉感他仰慕之誠，竟慨然而往。及到了相見，淮南王加禮優待，欲求他修煉之術。葛洪道：「修煉雖爐火之功，然其成敗，實關天地之造化，並賴鬼神之護持。大王若存濟人利物之心，則天地自然不吝，鬼神自然樂從，而鉛汞通靈矣。倘妄想齊山，私圖高門，誠恐九轉之功，必不能滿也。」淮南王聽了，不勝大喜，道：「賢侯之論，金玉也。安何敢私？但欲參明至理耳。倘蒙仙術，僥倖成丹，請悉以代民間租賦。」葛洪聽了，因力贊道：「大王仁心仁政，天地鬼神實聞之。洪雖薄緩，何敢不於爐鼎之間少效一臂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彼此大悅。遂選吉擇地，起立爐灶，安鉛置汞，加以丹砂，盡心修煉。到了七七四九日，如是者九轉，大丹乃成。淮南王啟爐，果得黃金三萬兩，不負前言，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賦之半。深感葛洪之傳，敬之不啻神明。

然葛洪靜思暗想，以為終日碌碌為人，而自家性命何時結果？必須棄家避世，遠遁而去，擇一善地，細細參求，方能有成。算計定了，此時身邊黃白之資自有，不憂路費，遂暗暗的改換了道裝，隱起葛洪名姓，別號抱樸子，止帶了一個能事的老僕，飄然而去。又恐近處人易蹤跡，遂順著長江一路，直至京口，由京口轉至丹陽，又由丹陽至常蘇。常蘇非無名勝之地，可以潛身，然山水淺足，故葛洪舍之而去。直至臨安，見兩峰與西湖之秀美，甲於天下，方大喜道：「此地可卜吾居矣。」因而遍遊湖山，以擇善地。南屏嫌其太露，靈隱怪其偏枯，孤山厭其淺隘，石屋憎其深沉，皆不稱意。一日，從赤霞山之西而行，忽見一嶺蜿蜒而前，忽又迴環後盼，嶺左朝吞旭日，嶺右夜納歸蟾，嶺下結茅，可以潛居，嶺頭設石，可以靜坐，有泉可汲，有鼎可安。最妙是遊人攘攘，而此地過而不留；尤妙在笙歌沸沸，而此中安然獨靜。葛洪看了，不覺大喜道：「此吾居也。」因出金購地，結廬以處。遂安爐設鼎，先點外丹，為資身之計，然後日坐嶺頭，觀天地之化機，以參悟那內丹之理。一日有感，因而題詩一首道：

縱心參至道，天地大丹台。

氣逐白雲出，火從紅日來。

真修在不息，虛結是靈胎。

九轉還千轉，嬰兒始出懷。

葛洪悟後，因時時參想道：「天地所以不老者，先天之氣至足也。人是後天父母氣血所生，故有壯有老，不能持久，縱能於天地之氣吐吞收放，亦不過稍稍延年，斷不能使受傷之後天，重返不息之先天。」再又參想道：「若果不能，則神仙一道，盡屬荒唐矣。他人且無論，即吾祖仙公，仙蹤仙術，歷歷可徵，豈亦荒唐耶？由此想來，必竟後天之中，仍有開闢先天之路。故《丹經》論至精微，有曰父母，有曰戊己，有曰懷胎，有曰調養，有曰產嬰兒，有曰出元神。此必有說，斷非無故而妄立名色，以炫世人之耳目。且《丹經》又有曰三九郎君、二八姪女，又有曰黃婆，不知者盡指為采戰之事。試思采戰淫欲，豈有得道仙人而肯著之為經耶？此中定別具妙理，而人未及參明耳。若果采戰，縱有神術，亦屬後天，何關性命。況且溫柔鄉。多半是黃泉路。」

原來葛洪自在勾漏，得了養氣調息之術，有些效驗，便日日行之。這一日，正坐在嶺頭初陽台上，吐納東方的朝氣，忽想起《丹經》上有兩名要言，道：「爐內若無真種子，猶如水火煉空鑪。」因又參想道：「據此二言，則調養不足重，而真種子乃為貴也。但不知真種子卻是何物。若要認做藥物，《丹經》又有言：『竹破還將竹補宜，抱雞須用卵為之。』由此看來，自是人身之物。但人身俱是後天，那裡做得種子？」因而坐臥行動，凝思注想，無一刻不參真種子，再也參不透。

忽有一道人，古貌蒼髯，來訪葛洪，欲暫借一宿。葛洪看那人體態，大有道氣，便延之上坐，請教道長何來，那人道：「來與汝說真種子。」葛洪聞言，便下拜道：「願吾師指教。」那道人便一手扯起葛洪，道：「世兄請起，吾乃汝祖弟子鄭思遠也，特來傳汝祖秘術於兄。」遂將昔日葛玄神仙妙旨，一一傳授而去。葛洪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《丹經》所喻，皆係微言，實暗暗相通，所

云三九郎君，即父也；二八姪女，即母也；所云戊巳黃婆，即父母交媾之媒也。父母之交媾，即父母先天之陰陽二氣，相感相觸，而交結於眉目間，而成黍珠也。此黍珠，吸而吞之，即吾後天中之真種子也。父母交媾，即戰也；吾吞納，即彩也。彩而溫養之，即水火之煉也。修煉得法，而種子始成胎也。時足胎成，而嬰兒始產也。嬰兒既產，則元神始出也。元神出，然後化腐為神，而屍可解也。」葛洪自得鄭思遠之指點，此理既明，心無所惑，遂出囊中黃白，叫老僕去一一治辦。又廣結其廬，深深密密，好潛藏修煉，不與人知。正是：

茫然容易偏難識，得竅雖難亦易行。

藥餌金丹皆備矣，大丹何患不能成。

藥物既備之後，葛洪便閉戶垂簾，據鼎爐而坐，抽添得鼎爐內水火溫溫暖暖，以待先天種子之來。而戊巳黃婆，則日引著明眸皓齒的三九郎君，與綠鬢朱顏的二八姪女，時時調笑於葛洪鼎爐之前。雖五賊為累，龍虎不能即馴也。參差了數遍，然陰陽之交媾，你貪我愛。出自天然，鉛汞之調和，此投彼合，不須人力。況有黃婆勾勾引引，忽一時，金童玉女眉目間，早隱隱約約浮出一粒黍珠，現紫光明色。葛洪急開簾審視，認得是父母的先天種子。忙一吸而彩入爐中，再抽添火候，牢牢固守，工夫不敢少息。過了些時，腹中漸覺有異，知已得了真種子。不須更煩藥物，遂將所求，一概遣去，惟存心於調攝溫養，毫忽不敢怠情。果是道參真訣，修合玄機，胸中種子結就靈胎，早日異而月不同。到了□月滿足，忽有知有覺，產一嬰兒，在丹田內作元神，可以隨心稱意，出入變化無窮矣。

葛洪到此，素心已遂，道念愈堅，因拜謝天地祖先，立願施藥濟世，不欲復在世緣中擾擾。因遣老僕還鄉報信，使家人絕望，自卻顛顛狂狂，在西湖上遊戲。他雖韜光斂晦，不露神仙的蹤跡，然朝游三竺，暮宿兩峰，旬日不食也不饑，冬日無衣也不寒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燃，舉止行藏，自與凡人迥異，遂為人所驚疑而羨慕矣。

一日，有一貴者邀洪共飯。時賓客滿座，內忽一客戲洪曰：「聞令祖孝先公，仙術奇幻，能吐飯變蜂，不知果有其事，而先生亦善此術否？」葛洪道：「飯自飯，蜂自蜂，如何可變？先祖之事，或真或妄，予亦不知。但尊客既談及此，或蜂飯之機緣有觸，而不可不如尊客之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將口中所嚼之飯，對著客面一噴。客只道是飯，忙低面避之。那裡是飯，竟是一陣大蜂，亂撲其面，而肆其攢噬之毒。客急舉衣袖拂之，那裡拂得他開。左邊拂得去，右邊又叮來了，右邊拂得去，左邊又叮來了。客被叮不過，慌了手腳，只得大叫道：「先生饒我罷，某知罪矣。」葛洪笑道：「此飯也，豈會叮人，尊客欲觀，故戲為之。既如此害怕，何不仍飽予腹內。」將箸招之，那一陣大蜂早飛入口中，還原為飯矣。滿座賓客見之，無不絕倒。

遂傳播其仙家幻術之妙，至錢塘縣尉亦聞其名，特設席錢塘江口，請葛洪觀潮。正對飲時，忽風潮大作，一派銀山雪浪，自海門洶湧而來。觀潮之人，盡遠遠退奔高岸。縣尉亦要避去，葛洪笑留之，道：「特來觀潮，潮至而不觀，轉欲避去，則此來不幾虛度乎？」縣尉道：「非不欲觀，略移高阜。以防其衝激耳。」侍衛之人，恐其有失，遂不顧葛洪，竟簇擁縣尉，亦退避於高岸之上，獨剩葛洪一人，據席大飲。頃刻潮至，葛洪舉杯向之，稱奇道妙，恬不為怪，真是仙家妙用，不可測度。那潮頭有三丈餘高，卻也奇怪，到了葛洪面前，宛若有物阻隔住的一般，竟自分流而過，獨他坐處，毫無點水潤濕，觀者莫不稱異。一日，有客從葛洪西湖泛舟，見洪有符數紙，在於案上。客曰：「此符之驗，可得見否？」葛洪道：「何難」。即取一符，投之水中，順水而下。洪曰：「何如？」客笑道：「常人投之，亦能下流。」洪復取一符投之，逆水而上。洪曰：「何如？」客又笑道：「西湖之水平，略遇上水微風，則逆上亦易事耳。」洪又復取一符投之，這符卻便作怪，也不上，也不下，只在水中團團旋轉。但見那上流的符，忽然下去，下流的符，忽然上來，三符聚做一塊，便不動了。葛洪隨即收之。客方笑謝道：「果然奇異。」

忽一日，葛洪在段橋閒走，見一漁翁自言自語道：「看他活活一尾魚，如何一會兒便死了？只得賤賣些，自有個售主。」葛洪聞言，笑道：「你既肯賤，我欲煩此魚，到河伯處一往，買你的放生罷。」漁翁大笑道：「此真買乾魚放生的了，果能活之，任憑放去，斷不要錢。」洪遂於袖中，取符一道，納魚口中，投之水內，踴躍鼓鱗而去。觀者無不稱奇。

又一年，錢塘大旱，萬姓張惶。也有道士設壇求雨，也有兒童行龍求雨，百計苦求，並無半點。葛洪看此光景，不覺動念。因安慰眾人道：「莫要慌，吾為汝等求之。」因在葛嶺丹井中，取水吸了一口，立在初陽台上，望著四面一噴，不多時，早陰雲密布，下了一場大雨，四野沾足。

一日，見一窮漢，日以挑水為生者，因汲水，誤落錢百□文於井中，無法可得，惟望井而泣，葛洪道：「癡漢子，何必泣，我能為汝取出。」遂於井上，大呼：「錢出來！錢出來！」只見那錢一一都從井內飛將出來，一個也不少。其人拜謝而去。

又一年，瘟疫盛行，葛洪不忍人染此疾，遂書符投於各井中，令人飲水，則瘟疫自解。又一人為錢糧逼迫，要賣妻子，其妻情急，竟往西湖投水。葛洪見了，止他道：「不必短見，我完全你夫婦罷。」松亭內一塊大青石下，有賊藏銀一包在彼，可叫丈夫往取之，完糧之外，還可作本錢度日。其夫往取，果得之，感謝不盡。

嘗有客來謁葛洪，洪與客同坐在堂，門外又有客繼至，復有一洪親迎，與之俱入。而座上洪仍與前來之客談笑，未嘗離席動身。此乃葛洪出神妙用。每遇天寒客至。洪便道：「貧居乏火，奈何？」因而口中吐出熱氣來，滿座皆暖。盛暑客到，洪又道：「蛙居苦熱，奈何？」因而口中噓出冷氣來，一室皆涼。

或有請洪赴席，洪意不欲往，無奈請者再三勉強，洪不得已而隨去。行不上數百步，忽言腹痛，即時臥地，須臾已死，請者驚慌，忙舉洪頭，頭已斷，再舉四肢，四肢皆斷，抑且鼻爛蟲生，不可復近。請者急走報洪家，卻見洪早已坐在堂上，請者亦不敢有言，復走向洪死所視之，已無洪屍矣。神異如此，人人皆道他是仙公再世，每以仙術濟人，其功種種也，稱述不盡。但在湖上邀游既久，人皆知他是個仙人，日逐被人煩擾，不欲更留，因振衣拂袖，返於故鄉。

此時鮑玄並妻子潛光，俱已去世，物是人非，不勝感歎，因訪遺族子孫，以為棲止。曾著《抱僕子》內外篇、醫書《金匱方》百卷、《肘後方》四卷，流傳於世。既而仙機時露，復為人蹤跡甚繁，心每厭之，遂獨居一室。其年八□一歲，坐至日中，不言不動。兀然若睡。家人驚視之，已屍解而去矣。及視其顏色，雖死如生，再撫摩其體，卻柔軟不糜。至後舉屍入棺，輕如無物，方知仙家與世人迥異。後朝代屢更，有人登葛嶺憑弔之，尚若仙人之遺風不散，故地借人靈，垂之不朽，至今稱為葛嶺焉。